

不约而同的“海上山”，将传统命题进行现代演绎

——评“当代海派名家·双人展系列——张雷平、何曦”

胡建君

张雷平与何曦，同为祖籍浙江的上海人，内心都有着“山”与“水”的情怀。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江大海与海中礁石的元素，作为此次双个展的主题。礁石也是“海上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这首《观沧海》，犹如此次双个展的亘古序诗，在苍茫平淡的开篇中，凝聚起千钧之力。犹如他们的个性，表面波澜不惊，而内心潜流暗涌，左奔右突，终至浩浩而汤汤。

张雷平的海礁： 一种“气的乐章”， 以别样的构成与光影 构筑中国画的现代性

2022年汹涌而来的疫情，让人和人之间保持静默而疏离的状态，就像海里的一座座孤岛。张雷平一个人待在画室，生活和创作融为一体。艰难困厄之时，也许更催人体内，激发内心深处力量与光芒。海礁系列作品就在这段时间里应运而生，表达了她对自然、人生和现状的反思。

张雷平出生在浙江的海边，随处可见独立的礁石小岛，伴随着大海的波涛。后来游历美国、东欧、中国的青岛与台南……所到之处，但凡有海浪的地方，礁石都会在有意无意间入眼入心。她喜欢礁石的素朴、纯粹、坚韧，认为海礁就是海里的山，苍茫粗砺，直面风雨，没有树木花草的陪伴，别有一种独立不拘的坚忍和倔强。就像风雨兼程的人生之旅，旁逸斜出的棱角被无数风沙和海浪冲刷磨砺，也会变得温和圆润，而风骨内藏。最终呈现出来的礁石系列作品，在沉默中自有磅礴的力量。中国画传统构图相聚离散、回转身分的取势被灵活运用到极致，又植入西方绘画的光影、构成与形式感，更沉淀着传统水墨的优雅气韵，笔下是一以贯之的浩荡与澎湃。

海礁系列大部分是水墨的，所谓运墨而五色具，有种素以为绚的质朴力量。一部分海礁伴随烟波浩渺、草木丛生，黑白的画卷上，有不俗的光影明灭与起伏的心迹流动，似乎听得到浊浪排空的声响。一部分则是纯粹的海礁，那有着独特代表性的金石书法线条，组合出单纯而富有节奏感的现代审美意趣，也是她阔达胸襟的折射。张雷平喜欢交响乐，体会到那种真气贯通的声韵节奏与书画运笔如出一辙，都可谓是一种“气的乐章”。她正是以气运笔，经营内心的意象与图式，并以别样的构成与光影构筑中国画的现代性，从而气质俱胜。

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用色的。张雷平说海礁也是有表情的，无论是在烈日骄阳之下、落日熔金之际、或月上中天之时，她都用自己印象或想象中的色调去表达，借以赞扬海礁不媚不俗的气质和斑驳多姿的容颜。这一系列整体色调醇厚而深远，才情挥洒，展开一派磅礴浩然之人生畅想。其单纯又丰富的水墨线条与蕴藉丰厚的色调揭开一种荒凉苍凉而雄浑博大之境，从而与精致文雅的上海文化拉开距离，传达出一种声情并茂的浪漫与激情，似乎听得见风浪排空的巨大声响，那是海派文化的另一种阔远回声。

内心丰富壮阔的张雷平，大学期间曾醉心于印象派强烈的色彩与光影，凭“直觉”作画。而中国画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

动气韵与阔大气象也令她沉迷，因而从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与堂皇朴茂的石鼓文入手，从而异军突起、别开生面。画面上那看似乱头粗服般的线条，自有一种内在的金石力量与神采，显得坚韧奇崛而气象峥嵘。

山水质有而趣灵，与画家总有夙缘。海礁系列，追根溯源，或许就在一脉相承的“山水”情结。比起大山大水，深信万物有灵的张雷平，更喜欢那些无名无姓的所在。她常记起大学毕业后在吴江军垦农场劳动的场景。站在八百里太湖边，那广袤寂寥的湖面和接天而去的芦苇丛，自有一种浩瀚的诗意。后来北上山东东营，又在黄河入海口的湿地开阔的大气象，正可以映见张雷平汪洋恣肆的笔力与胸襟，也是她写给新时代的交响诗。

张雷平也爱山，爱脚踏实地行走在大地上的感觉。把笔触伸向无名的苍山峻岭的她，关注的不是突发的奇迹，而是漫漫时间的痕迹与日常生活的累积。西部意象是她一见倾心的，美国西部巨岩断层的大峡谷，晋陕黄土地上的塬梁卯坪，云滇之际宛若天开的梯田，铭刻藏地气质的屋脊、老墙与窗棂、原驰蜡象般的雪域高原、太行山深处无名的山峰，都让她欢喜赞叹。画面上笔走龙蛇般的巨大山体似乎也带着海潮般的动势，有如一气贯通的生命之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她说人到一定年龄，喜欢重复自己，这是一种情性。直面当下的艺术家要开启新的艺术实践，在不常走的路上，可能会遇见更好的风景。她始终勉力突破中国画所表现的内容局限，无论之前的芦花、山田、老墙、或荒山野水，还是最近的海礁系列作品，张雷平总在挖掘感动自己的事物，写其质，传其神，建立自己独特的绘画方式，以“大写”的笔墨赋予作品宏大开阔的审美品格与脱略形似的当代气质，以此和传统文人画拉开距离，并表达自己对于浩瀚尘世的思考和追问。

她说：一个画家，永远面对着一张白纸。就像天开图画即江山，每一天都要有全新的书写。

何曦的山·水： 凝固海浪的瞬间， 完成内心视像的自传， 更是人类命运的追问

何曦与张雷平一样，每天像日记记一般自得其乐地投入每一张作品。他们的作品直面当下与现实，在现代性之中蕴含的传统功力与在传统笔墨中弥散的现代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共通点，也是当代文化的重要表征。同样不按常理出牌，相较之下，张雷平是激情的、挥洒的，而何曦是理智的、控制的；张雷平是笔笔生发的，何曦是胸有成竹的；张雷平抽象地表达情绪，而何曦具象地表达思想。

何曦此次的新作是扑面而来的《山·水》系列，又寂静又磅礴。在此之前，他画过一组转身离去的《你看得见的远方》

系列，由各种背影组成，直面远方的空寂与虚幻。动静之间，两组作品气贯神连，遥相呼应。背离人群、逆流而上的何曦，喜欢自己跟自己死磕，不从众，不讨好，不重复自己。他沉默而固执地以一己之力，以最深厚的传统笔墨改变了花鸟画的观念和图示，使之成为思想与精神的载体。甚至他的创作不需要世俗意义上的“题材”，一切事物都是他的题材，是他达到自由的手段。

2020年以来，何曦开始更为关注物外的价值与生命，表达寂灭与期冀，空无与圆满，展示永恒的流逝与无边的爱。疫情之前，何曦在日本鸭川，遭遇百年不遇的台风。深夜的大海边，他看到白浪一路咆哮，自黑夜中滚滚而来，内心无比震撼。

《山·水》系列应运而生。一开始，画面还是冷静而有节制的。他用非常传统的山水画技法表现出海浪瞬间凝固的庄严与巍峨。在画面局部，随处可见巨、范宽、元四家的影子。何曦用画山的笔法来描绘海浪，流动为水，凝固成山，写意与工笔并举，墨法与皴法俱全。他画画不打稿子，不在意写意与工笔之分，常常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他更不喜欢三矾九染，不希望工艺的效果多于性情，每一笔都是肯定写去。

大尺幅的《山·水》随之呼啸而至，颇具大场面的电影镜头感。既有奔腾咆哮的冲击力，又有静如处子的宁寂；既凝聚，又飞散，既纷繁，又简约；仿佛时光在此间停驻，又仿佛下一秒就重新席卷而来。有些线条与皴点层层加密，对之如行夜山。黑色则层层加厚，却依然透着鲜活的呼吸。这一系列画到后来，越来越贴近自己的内心，似乎是不假思索喷薄而出的。在定格的咆哮中，自有一种向着远方的雷霆万钧的力量和期许。画家亦借此完成了内心视像的自传，更是人类命运的追问。

对何曦来说，每一次向着极限的突破都是一种绝处逢生的实验。《2022.2.24》是《山·水》系列中比较特别的一张：既历史，又当代，阔笔直扫的翎羽、中锋圈点飞扬跳跃的水花以及皴法纵横的海面形成有意义的对比。写实形象的写意用笔折射出画家隐忍的激情。苍鹰翎羽以及水波白浪的各种表现，有着传统山水的皴法和点苔，又带着现代构成的味道。何曦不再纠结于各种技法，更无意于中西融合，却在日复一日的思考与挥写中突破了中西绘画表现的界限，一如长久束缚中突然打通任督二脉，重获内心的一大自由。

除了静态的画面，何曦还擅长运用流动的影像或多元的装置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本次展馆内有一根立柱，何曦巧妙设计成巨大的海浪标本瓶的模样，来承载他奔腾如海的笔墨与永恒的少年心性，正像我之前写给他词作里的那句：“倾三江五湖，尽写心篇。远溯流光万里，俯仰间，依旧少年。”

何曦与张雷平用最纯粹巧妙的水墨语言，或优雅而不失冷酷，或浑茫而不失激情地消解了中国画的传统架构和意境，将传统命题做出了现代演绎，海上画派就此重现一种久违的大江大河般的气度与魄力，那是面向世界的煌煌中国气派。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呼唤一种勇于创新的风气

范昕

去年金秋，耄耋之年的海派艺术名家杨正新与王勃音于“当代海派名家·双人展系列”首展上以双人双展厅的独特形式同台打擂，曾引起一番轰动。一年之后，这个系列展览再度于刘海粟美术馆开启海派艺术的巅峰对决。这一次，是张雷平与何曦。他们一位擅长狂放的大写意，一位精于细腻的工笔，有着彼此迥异的个人艺术风格，却又都早已声名在外，且仍在不断翻越属于自己的艺术山丘，敢于拓展出有别于以往的别样艺术风景。

为何这一系列展览引人高度关注并予人极大惊喜？这是因为，它对于推动上海文艺创作创新突破、勇攀高峰，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艺术家个展，或许是各大城市中最常见的一种展览类型。很多时候，这类展览由艺术家本人主导，无非回顾个人创作历程，列举既往艺术成就，甚至“自吹自擂”，无论之于大众还是城市，都刷不出多少存在感。

而作为双人个展的“当代海派名家·双人展系列”，则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发挥高校美育教育优势协同刘海粟美术馆策划，

以策展团队主导，对艺术家的入选标准以及参展作品无不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全部参展作品不仅必须专为展览而全新创作，还需要颠覆或突破自己以往的风格。诚如展览出品策展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石墨所言：“上海不缺优秀的海派艺术家，如果仅仅是让他们拿以往的代表作品作一番新的展示，那么对于这场系列展而言意义不大。”甚至于，他认为入选艺术家的名气，并不是这一系列展最先考虑的标准，作品才是第一位。换言之，名气再大的艺术家，如果拿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作，也不具备参展资格。

如此挑剔的展览，是在呼唤一种勇于创新的艺术创作风气。我们也确实看到，此次展出的总计52幅（组）画作，均为艺术家今年创作、且颠覆了自己以往代表性风格技法的新作。艺术创作容易陷入一种创作惯性，尤当艺术家已经通过某种独创的艺术范式或语言，或取得声名的“加持”，或占据市场的“山头”。而时代真正需要的艺术作品，不简单重复自我，也不盲目迎合市场，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未来可以被博物馆收藏的。

纵观艺术史，很多艺术名家在创作上都彰显出一种不断突破的自驱力。例如，齐白石“衰年变法”，开创红花绿叶式大写意花鸟画；黄宾虹变身“黑宾虹”，形成黑密厚重、黑里透亮的艺术特色，是80岁以后的事了；毕加索艺术风格的转折更是贯穿一生，从早年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盛年的“黑人时期”“分析和综合立体主义时期”、直至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等。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其实亦为海派艺术的重要基因。随上海开埠一路走来的海上画派，在海纳百川中尽显文化的包容与厚度。这一流派很难归纳出某种固定的风格，众多海派画家各有所长，灵苗自探，像是任伯年以雅俗共赏形成独特的都市图式，吴昌硕探索以金石入画开创豪放磅礴的“缶门风”，林风眠把中西艺术融为“彩色的诗”。今天，这种创新的基因应当发扬光大，同时成为一个时代艺术生命力的体现。

我们期待以“当代海派名家·双人展系列”为契机，激发出海派艺术家充满智慧的碰撞与富于张力的转向，最终将海派艺术引领至新时代更广阔的舞台。



►张雷平《磐石》

◀何曦《山·水》系列其中之一

艺·见

赶艺术展览的潮流，不妨抛开这些偏见

月白釉

近年来，看艺术展览已成大众美好生活的重点选项，尤其成为年轻人的潮流“标配”。单在上海这座城市，备案的博物馆、美术馆即多达约250家，若是算上大大小小的画廊、艺术空间，平均每年举办的艺术展览不下两千场。审美因人而异，面对信息爆炸的艺术展览，很难给出挑选的通用法则。不过，至少有一些偏见不妨大胆抛开。

偏见一：展览票价越贵，越不可不看。艺术展览早已过了免费时代。猫眼、淘票票等票务网站上，“休闲展览”成为与话剧、音乐会、戏曲等并列的选项，并且很多展览门票价格不菲，高达200元左右的不在少数。

事实上，展览的票价只能说明它的商业属性。而在收费展以外，我们的生活中充满形形色色的高质量免费展。它们的免费，并不意味着零成本，而是成本不由观众买单。当然，相比收费展因商业属性带来铺天盖地的宣传态势，这类展览往往相对低调。

一方面，公立博物馆、美术馆里，藏

着太多这样的宝藏展览。不说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这类如雷贯耳的大馆，略显冷门的艺术展馆里也有艺术大餐。例如，闵行博物馆携手保利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正在举办“盛世回归——海外回流文物特展”，集齐圆明园四大兽首；奉贤博物馆开馆展便是“雍正故宫文物大展”，前段时间结束了汇聚陕西省7家博物馆珍品的“与天无极——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程十发美术馆最近举办的“尽写奇峰——上海中国画院藏黄山主题作品展”，网罗了刘海粟、钱瘦铁、应野平、吴青霞、陆小曼等一众中国近现代艺术名家的黄山主题画作……

另一方面，不少优质画廊举办的展览，规模虽小，成色却不俗，甚至不乏海外知名艺术家首展。例如，隐于外滩的蓝骑士艺术空间正在举办雷浩·奥德霍恩中国大陸首展“1.65”，在这个展览中，这位荷兰艺术家一系列构筑空间的极简雕塑令人大开眼界。地处外滩源

的贝浩登（上海）画廊前段时间举办了格雷戈尔·希德布兰特中国大陆首次画廊个展“汝之吾爱始于林”，这是一个由实体黑胶唱片、录音胶带搭建的展览，挑战着人们的艺术认知。

偏见二：展览出片率越高，越值得到访。

小红书等社交网络上，荐展渐趋流行。深究下去，人们或许会发现，出片率高，也即适合拍照，几乎成为展览被推荐的硬核指标。仿佛看展的最大意义，也便是美美地拍几张照片，然后在社交网络上发布。

的确，为了顺应观众的拍照热情，时下越来越多的展览有意识地专门设置沉浸式拍照场景，供人们打卡。不过，如若观众以出片率来挑选展览，也显然会错失不少真正值得到访的展览。

刘海粟美术馆上个月以全馆规模举办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文脉大展”，尽管在排布展品时彰显出韵律感，却依然与传统意义上“好拍”的标准相去甚远。这个展览不仅汇集刘海粟、林风

眠、潘天寿、李铁夫、朱纪瞻、吴大羽、汪亚尘等50位艺术名家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一大批课程教材、教学档案等珍稀文献，由此展示中西方艺术的碰撞融合，呈现独特而恢宏的学术视野“中国故事”。对于有着研究诉求的专业观众来说，更是值得在此“泡”上一整天。

与之类似的展览，是龙美术馆西岸馆正在举办的“群星璀璨时——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特展”。中国画所用的宣纸，历时许久渐渐泛黄，并且因纸张的脆弱，不得不置于玻璃展柜。也因而，这个展览呈现的三四百年前的这批书画精品，在镜头里的表现或许不那么如人意——画作色泽有些黯淡；玻璃反光无法避开；“平躺”着展示的一些手卷，更是难以与观众美美地“同框”。可就凭十位清初艺术名家集结约30余组精品力作，其中近半首次面向公众亮相，这个展览已属难得一见。

偏见三：展览名头越大，越不容错过。

很多观众倾向于根据展览名头挑选展览。一听那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大

师，便认为不容错过。殊不知，“注水”常常伴随着这类展览。艺术大师真迹有精品与普品的区别。在某些打着艺术大师名头的商业展中，来的真迹大部分是含金量并不算高的版画、雕塑，甚至有些展览没有真迹，只有沉浸式布景所“复活”的作品和情境。

而当不迷信于展览名头，观众反倒有可能邂逅更多的惊喜。前不久于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上海馆举办的“万境之眼”，就是近期令笔者印象深刻的一个展览。这是一个仅由13件作品组成的小型个展，展览的主角邵文欢，是笔者此前未曾听闻的一位中生代艺术家，以媒体影像见长。这13件作品单拿出来看或许都不够出挑，风格、形态和关系也看似散乱，但在策展的巧思下，它们连缀成回环往复、包罗万境的东方园林，生出耐人咀嚼的滋味。相信这类别致的小展仅在申城就有不少。

看展是极其私人化的事情。即便同一个展览，在不同观众眼中可能观感天差地别。复星艺术中心刚结束不久

的刘建华个展“形而上器”就呈现出口碑的巨大分野。一部分观众吐槽这个展览简直有“诈骗”嫌疑——高昂票价之下，只有十组作品，不听讲解十分钟便能看完，即便拍照，极简主义的作品创作风格也很考验拍摄技术。而在另一部分观众看来，这位艺术家以陶瓷为媒介打开的精神世界无限广阔，让人不由沉浸其中沉思、冥想，甚至可以说被作品营造的空灵境界所震惊。由此可见，跟着别人的推荐来挑选艺术展览，也未必靠谱。

走进艺术展览，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若想真正在艺术中有所获得，与其亦步亦趋跟着所谓的爆款展览走，不如凭着自己的审美嗅觉去探索，与其留意看展美图激起旁人何等的艳羡目光，不如关注艺术作品本身给自我心灵带来的触动。这正是艺术之于日常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艺术展览，当我们拥有了内心的某些笃定，或许也才可以说真正走在了潮流的尖端。